



書興卷之下

恒山劉有餘

太祖居滁陽幕下志未

云雪壓竹枝

舊與天齊

鮮學士縉紳

命紳

句



遂蠲

王秀之爲晉

壤珍阜日

不昧財亦不

人以爲王晉平恐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議諸御史

不容大夫禮乎蕭玉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

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先白大

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與孟簡書曰古稱一世

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碎電

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怒人臣耶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

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

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

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度
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泰子救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
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救荅曰昔堯優
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
也執竿不願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
簞瓢詠原憲之迂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
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
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
之戚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剖芻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
交人矣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
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
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
盛黃綺無間山林爲仁繇已何關人世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青鐘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閤不出率空腸貯古贖遺言何自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忍饑誦經豈不知沽屠兒有酒食耶

林和靖曰人能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非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秀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

全交禮義羞耻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

郊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驢臨水久之乃去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

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
以至醉。無致於亂。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
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大
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
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
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
文。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

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
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
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逼近有人。從渠來云。
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宋次道家書。皆較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
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
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
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

來手自較。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講畢。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召苓者。籊籊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嘆。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召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

阮孝緒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嘗屏居一室。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召不出。外見王

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
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
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爲王
侯姻戚。

臺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
州辟不就。刺史行部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
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柰
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
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終不

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慧秀異。年六歲。父夜鼓
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
第一絃。父曰。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
亡之因。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繇此言之。何
足不知。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
此楚聲。主人密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
彈者揚州薛滿。

釋知足常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箋乳作夢中戲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

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其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
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
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
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蠅執豸而食之謂舅
犯曰此虫也智之薄者矣人之有智而不能
廓垂天之綸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
魯蜘蛛之智不若也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自汗交流中及遷
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
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
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馬仙琰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
矣

范甯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刺之
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
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
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簡以爲

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范密嘗患目痛張湛朝以方日一損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藺外觀五旦晚起六夜早眠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竒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櫻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惟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云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僧盡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
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
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
吾將入杼山矣遂東所著燬之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
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
以智慧炤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
智慧炤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
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
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忽紛飛未明攝伏靜口
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
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
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
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
舡無風休起浪惟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

書身
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
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真宗不豫李廸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
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宿禁中
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
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攬
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言其毒也即
上馬去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
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
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咲如
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
爲襲已盡殺之

魏文侯謂扁鵲口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
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
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
於諸侯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
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
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讀書錄曰人於書屋中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
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
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兼
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
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
滯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章或經註

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
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
卧心手俱閑則看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蚤
畢其事以寧吾神

許梅屋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
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洪仁齋曰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
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朱晦翁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

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
疾病則用儉

馬芝亭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
大怨不可發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謔不
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
很復和易中不可帶頽靡踐履中不可帶拘
泥脫洒中不可帶跌宕詼諧中不可帶玩侮
迂直中不可帶攻訐施予中不可帶要譽盛
名下不可久居倡義舉不可中變快心事不

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居則生謗中變
則無勇屢逞則召殃再往則取辱

齊東野語曰理宗朝有待詔

面釋子則跏趺中

子乃作禮於

人也一

此踐

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
陶淵明赴鎮州叅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
愧游魚真想在初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
豈爲外榮所黷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稿
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湯叟拾遺曰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
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
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
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

某之所以薦也

李僊明道中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謂口舜
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往見之僊曰若
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
已老大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
以冀推挽乎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
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耶曜曰何爲其

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倭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曰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蕓世長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

宗顧謂群臣曰今日政樂乎蕪對曰陛下政
獵溝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宗色變
既而嘆曰狂態發耶對曰臣爲私計則狂爲
陛下國計則忠

真宗將立明肅後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
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楊荅曰如此富
貴亦不願得

王介甫雅愛馮道唐叅政曰道爲宰相使朝易
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王曰伊尹五
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介甫爲之變色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荅曰
雀鼠耗也士簡咲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昔江東一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
遣吏携金數百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
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
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慮事不諧禱之紫姑

仙仙降筆曰幾樹其棠種未成使君何事久
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後
果驗

昔仁和一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
中阿諛者從而賀以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
珩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
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比渡
河至今舉爲口實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
下公了無惧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
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
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
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寧王嘗獵於鄜縣界搜林忽見早中一櫃扃鎖
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
姓莫氏伯叔庄居昨夜被賊賊中二人是僧
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嚔冶態橫生王驚悅之
乃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却

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
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繇上令克才人經三日
京兆奏鄜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
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
膈膊有聲日出尚不啓門店人撤戶視之有
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
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胡東洲爲督學時有士人某者不帥教懲以夏
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死東州以述職
至京帥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竒窰盤盞
行酒因曰此噐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
其意盖譏東洲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
之此噐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王之
噐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
人跪殮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管
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贖之用能之使勞之論
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韓信未遇釣於城下

有一漂母飯信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
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
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心
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情固有所不
容已也

南京歷代帝王廟每年一祀帝各一爵惟漢高祖
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
祖神前咲謂曰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
以得天下惟朕與君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
位天子比諸君尤爲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
今遂爲定制

南京初建歷代帝王廟像皆易成惟元世祖面
屢爲淚痕所污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復爾太
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
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我今以天命人
歸奄有天下且於汝之子孫但驅還北漠不

加殺戮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明日塑像果無淚痕

陸學士題王昭君圖云使毛延壽而圖此則後世無此圖今此圖傳寫人間殆千百世當時按圖進幸者俱泯滅無迹觀此雖末滅延壽可也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

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齊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
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
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半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
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嘆口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
洲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子正平持蓋公自

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
爲耶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
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
魏主何如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
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
帝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

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謀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請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嗜日嘗集子弟燕飲王亦學之或以告張華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王子平行經陳留陳留特爲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口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奸不至剖人克勝盜跖爲甚顏光祿

書與
三
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
繇此言之少正邪爲甚衆莫能屈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
而止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
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
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

曰善爲之無令後人咲汝拙也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
豈有說也彥瑜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
不報以戰栗上說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
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使覘之
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

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
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
大白公咲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此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
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
地起樓臺相公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守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惟當澄懷觀道
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
者咲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
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
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宜迫至尊之座
果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咲諱之

其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惻爲之罷戲

蔡中卽在陳留鄰人召中卽飲北往酒已醕人
有彈琴於屏中卽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
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
至門而去中卽素爲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
問其故中卽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
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
而形於聲者乎中卽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
爲是出天子耶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
耳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
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

爲入我幃中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倍物

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帝咲曰此
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清江集卷之八

桓玄素輕桓嗟嗟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咲曰德
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
亦不可得也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一客獻策曰梁山
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
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劉貢父曰此
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
一梁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咲遂止
秦觀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
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
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
魏公藏拙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之適見表弟挾
弧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
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
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
女主仁傑慚而去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
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

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
復伺普望塵自陳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
今日甚榮得巢繇拜於馬首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蠶與蜘蛛均虫類也其吐絲同蚕之用衣被天
下終以此斃而不能庇一縷蛛獨安食其生

者蚕受食於人以其用自殘蛛僅僅於周身
幸不爲人取材也固食於人者不免耶抑無
用者之獨全也是皆物理之可推者

王弼註道德經晁以道謂其近古又言簡而意
深得老氏清淨之旨獨所解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似有待乎除境制心而董思靖解以爲
事物之來我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似合釋
氏除心不除境之旨大都諸家註古隨所見
箋釋而理解則一如衆指標月各得所見總

一光影之中觀者第取裏焉

昔入覲在京有同年兄借圍碁因戲啓曰忽飛
檄征調黑白兩營豈非有大師圍真如寺哉
則弟當効力令其棄甲曳兵而走取封侯業
在彈指間矣如非勁敵勝之不爲武者弟固
不出

大凡人之舉動異常每爲不祥之兆余一鄰家
仕爲令其子携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
畧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鄰不久其有哭聲

乎居無何而其父卒於官蓋歌之反爲哭未
有極而不反者理固然也

人多一時置妾而不知子嗣之爲累少年置妾
中年多子此晚年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
此身後之累所遺穠厚更相告誥或有因而
破產者有之所遺涼薄無所依倚或有至於
流落者有之臨岐悲嘆則何及矣

蘓秦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
嫂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

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
乎秦聞之慚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雖多亦
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
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其後并相
六國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
者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
食秦咲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
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秦喟然嘆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張儀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尙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及儀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君飲我不盜而壁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蘓秦既相六國然恐約敗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陰使人激張儀來謁及儀至秦故挫辱之既而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怨秦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蘓秦乃告其舍人曰張儀賢士吾弗如也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惟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今賚金幣車馬爲我陰奉之儀因此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謀伐諸侯舍人乃辭去

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
臣非知君知君乃蘓君蘓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
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
儀曰嗟呼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
明矣吾今新用安能謀趙爲吾謝蘓君蘓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蘓君在儀寧渠能乎

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
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
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
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柰何縱民稼穡
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
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
唱和於是莊宗大咲赦之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因舉戈
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
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

吾君以馬故殺之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王曰河內孰與梁王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不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乃輟行

世祖病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耶律楚材問之

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瘳

太宗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

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攄象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

朱虛侯章嘗忿劉氏不得職一日入侍燕飲高后令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后笑曰乃父知田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后曰試爲我言田意

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忘酒章拔劍斬之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德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

書
以徃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
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有餽遺况吏與
民哉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旣如
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
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且歸念之

孟嘗君復相謂馮驩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
失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
賴先生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
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物有必
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
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
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今君去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
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

從命矣

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乃咲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

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也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梁中大夫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
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咲曰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
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對曰
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后曰此裘價逾
千金仁傑咲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快快於是昌宗累局連比仁傑對御褫裘謝

恩而出

蔣琬與東曹掾楊戲言通不應荅或以爲慢琬
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替吾是耶則非
其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
然是戲之快也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
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
已而嘆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
虞侯而惜母之乳母爲何

或謂韓琦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
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
孰大於是

韓琦一日與希文議事不合希文徑拂衣去琦
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耳

無忌諛伍奢楚王囚之無忌言於王曰奢有二
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
王乃使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
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詬能

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
使人召之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非欲以
生我父也恐有脫者生後患故以父爲質詐
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令讐言不得報耳
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尚曰我知往
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
耳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於是尚被執
而伍員遂亡卒報仇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

姓名備爲新野縣街卒值巨卿行部縣選仲
山爲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捉臂曰子非孔仲
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家國
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
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
抱閔貧者仕之常豈爲鄙哉巨卿敕縣代仲
山仲山以先備未竟不肯去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抑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
勸士安戲之士安曰抑爲布衣時過吾吾迎
送不出門食不過盞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
守而輕梁抑非心所安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李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
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

服虔旣善春秋將爲註欲叅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
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度名
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度不
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
相語郗信君往東廊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
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
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
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
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
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曰爽字
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
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
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定天下
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吾亦任汝然削

髮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
丈夫上咲遣之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
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
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
拜

魚腹侯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在
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此橫施

張季鷹縱放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殷洪喬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
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
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坐
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